



阴谋来自远方

莫侠

阴谋来自远方

冀 侠



阴谋，来自远方

冀 侠

责任编辑 夏 里

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

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

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 5.25印张 102千字

1983年12月第1版 1983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77,700册

统一书号10105·419 定价0.49元

内 容 提 要

一个外国的情报系统出于政治上的需要，经过精心策划，通过潜伏特务和一名“归侨”相勾结，妄图盗走我国珍藏的唐代文物——赭色玉壶。另一只同样的玉壶收藏在居住在香港的一位国民党退休军人家中。正当他想把这件珍宝送还祖国的时候，敌特也把魔爪伸到那里。我方公安人员经过缜密的侦察，机智的斗争，逮捕了罪犯，保住了两只玉壶，致使敌特的阴谋彻底破产。

这部中篇小说情节曲折惊险，不仅塑造了一批我公安干警的感人形象，对香港和国外的敌特活动，也作了较深刻的揭露。

目 录

第一章	神秘的海外来客	(1)
第二章	黛色玉壶失踪之谜	(17)
第三章	“小和尚”的供词	(30)
第四章	来自异国的阴谋	(49)
第五章	往事的追溯	(68)
第六章	穿黑衣裙的女人	(88)
第七章	在人生的十字路口	(109)
第八章	侦察员的功勋	(135)

第一章

神秘的海外来客

1

一天清晨，淡淡的薄雾笼罩着燕山山脉和C市风景区的亭台楼阁、殿堂庙宇，使人扑朔迷离，难以看清它们的真实面貌。这时，从群峦叠翠的小石径上，有两个人影在向上攀登着，他们不时地走走停停，停停走走，最后来到了风景区的七十二景之一的“松林峪”。他们停下脚步，极目眺望着东方天际微露晨曦的那象锦缎一般的绚丽朝霞……

他们并非是为了观看日出，而是在欣赏着“磐锤峰”、“哈蟆石”、“天桥山”和“罗汉山”的壮丽景致。

那“磐锤峰”象一只擎天而立的通天铁锤，矗立于天地间；“哈蟆石”犹如一只从彩霞的波涛里刚刚爬上岸来的大海龟，不时地被一缕缕乳白色的薄雾缠绕着，象海浪一般洗浴着它的全身；更令人瞠目结舌的是那“天桥山”，恰似一

座天梯，通向那遥远的天际尽头。这些奇妙的景色，只有在清晨的时刻，才能令人饱尝眼福，仿佛置身于飘飘欲仙的境界。

顷刻之间，山川一片清丽，雾霭象少女的轻纱一样飘走了，留下的是黛绿色的峰峦……

站在“松林峪”峰顶那座斗檐飞拱、画栋雕梁的小凉亭上眺望的两个人，也象被迷雾笼罩、烟云缭绕的群山一样，在冉冉升起的太阳光线的辐射下，露出了他们那矫健的身姿，把他们的服饰、眉眼、神态，象冲洗照片似地显现出来。

这是一对有着异国情调的青年人。从他们都是黑眼睛、黑头发，皮肤也是浅黄色上可以断定，他们即便不是中国人，也是典型的纯种东方人；但从他们的服饰和神态举止来看，又完全是现代西欧上流社会的风度和神采。这无疑是一对有钱的、时髦的青年人。

此刻，那个手里抚弄着一朵小野花的姑娘，正娉娉婷婷地走下凉亭的石阶，迎着阳光舒展着双臂，似乎要拥抱这眼前的一切一样。她那鸭蛋型的脸蛋上镶嵌着两个小小的酒窝，微微张开的樱桃般的嘴唇，向上高挑的柳叶眉，以及那象两泓清水一样明澈的杏子眼上边细而长的睫毛……都象是经过精心雕琢的一样，再配上她那匀称适中的苗条身段，稍稍卷曲的披在肩后的长发，艳丽的橙黄色高跟鞋，束腰的米黄色高领风衣，以及那闪闪发光的两只金耳环，真象八十年代活脱脱的“维纳斯”。她，就是刚刚从法国巴黎大学语言

系毕业的华裔女华侨钟丽丝。这次回国是和她的丈夫范维国旅行结婚，来中国渡蜜月的。

钟丽丝陶醉在这梦幻般的大自然中。她迈着舞蹈演员的步子，向着山顶下那碧蓝碧蓝的海水打了一个飞吻，然后又向站在凉亭上的那个戴着茶色镜，穿着笔挺的西装，系着绣花领带的青年男子喊了一声：“喂！亲爱的，太阳都升起来了，我们该走啦！”

正在举着照相机“咔嚓、咔嚓”地从不同角度拍摄着景色的范维国，把新式的自动照相机的镜头对准她，“咔嚓”一声，便走下凉亭，对他的妻子说：“啊！这里真是太美了！”

“你被这儿的景色迷住了。”钟丽丝嗔怪地又说，“连我也给忘了吧！”

“把世界上的一切都忘掉，也不会忘记我的美丽的维纳斯！”范维国说着挽起妻子的手臂，“咱们先去拜望你的伯父，然后再去华侨旅行社，好吗？”

钟丽丝戏谑地用手指点了一下丈夫的脸，说：“这是早就订好了的计划，还用问吗？”

范维国故作姿态地一歪头，说：“哦！那我们快走吧！”

他们两个人手挽手，开始向山下走去。

这对来自异国的新婚夫妻，是昨天下午从地中海沿岸的S国家的一座海滨城市，乘坐国际班机，随同一些外国友人和旅游者，飞到北京来的。他们到达北京后，因为急于要到距离北京几百公里外的C市探亲和游览，便立即又改乘火车，在今天清晨来到了C市火车站。当他们经过这片美丽的风

景区时，不禁引起了强烈的好奇心，才爬上来浏览了一番。但是，他们还没有来得及去看望亲戚和安排住处，所以，只是在这儿玩了一会儿，便向山下走去了。

他们来到一片开阔的山坡上。这里长着一片片不知名的、五颜六色的小野花，两个人都停住了脚步。钟丽丝弯下腰，采撷着一朵朵带着露汁的小野花，范维国爱慕地望着自己的妻子，说：“亲爱的，你真是一只快乐的小鸟，但愿我们的蜜月象赞美诗一样地快乐、幸福！”

——钟丽丝抬起头，有点撒娇地说：“难道你怀疑我们的蜜月不快乐吗？”

范维国显得有点狼狈起来，连忙说：“不会的，我是怕失去你！和你在一起，我的灵魂才能够安宁！”

“嘻嘻嘻，”钟丽丝一扬手里的鲜花，“我又不是上帝！”

范维国动情地说：“你就是我心中的上帝！”

钟丽丝望着自己的丈夫，心中的幸福和爱渐渐地化成了一股强烈的动力，她一下子扑到范维国的怀里，又慢慢地抬起头来，目不转睛地望着属于自己的、这个象意大利雕塑家所雕刻的大卫一样，充满着力和美的化身的男人，几乎都感到有点窒息了……

钟丽丝认识她的丈夫，是在两年前的一个冬天。在地中海沿岸的S国家的海滨城市，人们是喜欢大海的。钟丽丝因为父亲的不幸病故，心情十分悲伤。她几乎每天傍晚都到海边去，在那里散步，默默地思念着父亲，想念着在二十年前回到祖国的伯父和姐姐，她望着追逐着浪花的海鸥，多么希望

象海鸥一样，飞回到伯父和姐姐的身边去呀！

一天，她正默默地望着大海出神，背后响起一个甜甜的男中音：“小姐，您是中国人吗？”

这突如其来的问话，使钟丽丝大吃一惊，因为这个男人的声音不是讲的英语，而是标准的北京话。她急忙转过头来，啊！原来是一位衣冠楚楚、风度翩翩的东方青年人。她审视了对方一下，说：“嗯！我是中国人。”

“啊！那我们都是炎黄子孙、华夏的后代呀！”青年男人象在异国他乡遇到了亲人一样，热情地又说，“没想到我刚刚来到这里，就遇见你，真是高兴极了。”

钟丽丝也被眼前这个青年男子的热情感染了。自从她父亲去世后，她才真正感到只身生活在异国的凄凉、孤独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她需要的不是金钱、荣誉；而是温暖和友谊，以填补她精神上的寂寞和空虚。她望望这个突然闯进她生活里的青年人，说：“你刚从大陆中国来？”

“不！我是从香港来的！”范维国似乎觉得这样回答不妥，忙又补充说，“我的家在香港，原来在台湾。我是在台湾长大的！”

“你到这儿来是旅行，还是探亲？”

“我是来读书的！”

“在哪所学校？”

“圣·约翰大学！”

“哦！我也在那儿读书！怎么没见过您？”

“我还没有去上课，刚刚办好入学手续！”

钟丽丝终于伸出手说：“认识你真高兴！”

“交个朋友吧！”范维国也兴奋地伸出手，把钟丽丝的纤细柔嫩的小手紧紧地握住了……

从此，他们认识了、熟悉了，尔后又渐渐地从友谊发展到爱情。直到最近两个人都毕业了，才决定回到祖国来旅行结婚，度过这人生最快乐的时刻……

此刻，范维国被他的妻子凝望的有点侷促不安起来，笑着问：“丽丝，你干吗这样看着我？”

钟丽丝从沉思中清醒过来，撒娇地：“我爱你噢！”

“走吧！你看，太阳都升起来啦！”范维国挽着钟丽丝，沿着青苔铺染而成的绿茸茸的山间小路，向山下慢慢地走去。

这时，一群群游客接踵而至。从山峰上向下瞭望，就象一群群的蚂蚁，爬向这湖光山色之中。

早春的丽日照的人浑身发暖，蓝天清碧如洗。钟丽丝和范维国一路采撷着山野上的五颜六色的小花，一边向山下奔跑着。这一对幸福的恋人，似乎从来没有感觉到生活竟是这样的富有诗意和无穷的情趣。

2

一辆日本丰田牌黑色出租小汽车在林荫大道上飞驰着。大道两旁是两排高高的白杨树。透过那枝叶繁茂的隙缝，可以望见那一座座新建的高层建筑群的红砖楼房。这是C市刚

刚为居民们修建的住宅区。小汽车驶出林荫道，向东驰去，又拐了几个弯，来到了一处幽静的所在。但见这里，一片片的杏花开放的红一片、粉一片。在一条鹅卵石铺成的甬道上，小汽车减慢速度，徐徐行驶，来到了一座典型的屋脊庙堂式的北方古老的住宅门前。

小汽车停下，从车门里走出了钟丽丝和范维国，他俩客气地向出租汽车司机招招手，说了声：“谢谢”，便登上这青石条搭成的九级石阶，推开半掩着的那两扇黑漆对开小门，走了进去。

钟丽丝和范维国绕过迎门的一座方砖砌成的飞檐大影壁，来到院子里。这是一个北京式的四合院。正北房是带雕花栏杆的走廊，东西厢房则是青砖垒成的透花廊沿。院子里栽种着的一簇簇迎春花，已开出一串串金黄色的花朵。北房门前的两边，一人多高的两株亭亭玉立的玉兰树，翠叶绿枝上怒放着雪白透明的繁花，犹如两名洁衣素女，低眉含笑迎着客人。

一个发辫上结着两只红绸蝴蝶的小姑娘，在拴于两株玉兰树之间的猴皮筋上跳着皮筋舞。她一边跳，一边唱，象一只快乐的小鸽子。

这个小姑娘约摸五、六岁，长着一对水汪汪的大眼睛，弯眉毛，鸭蛋脸。脖颈上围着一条鹅黄色的纱巾。上穿一件花格衫，外罩一件绿色灯芯绒的小马甲，马甲上还绣着一只活灵活现的小猫咪，下穿一条杏黄色小裤，脚上蹬着一双白色的小皮鞋。她只管低着头，不停地蹦跳着，根本没有注意

到走进院子的钟丽丝和范维国两人。当她猛一抬头，望见这两名陌生的不速之客时，那对大眼睛里现出迷惘和惊异的神色。她停住蹦跳，很有礼貌地向来人问：“叔叔、阿姨，你们找谁？”

钟丽丝已快步走到小姑娘面前，弯下腰，喜爱地望望小女孩，然后十分客气地问：“小朋友，钟笠桢家在这个院子里住吧？”

小姑娘高兴地说：“你们找我外公呀！”说完连声地朝北屋门口叫着，“外公，外公，来客人啦！”

范维国也走过来，摸着小姑娘的头，说：“哎，你长的真漂亮呀，象一位小天使！”

小姑娘噘起嘴，翻了翻大眼睛：“我不是小天使，我是小姗姗！”

钟丽丝高兴地说：“你就是小姗姗呀！”

小姑娘认真地点点头，还是对这两位不认识的洋客人有些拘束。

这时，从北屋门内走出一位童颜鹤发，年已七旬的瘦高个老人。他望见两位西欧现代派青年打扮的一男一女，正在和小姗姗逗着玩，便十分谦和地问：“请问，你们二位找我吗？”

钟丽丝正蹲在地上和小姗姗说话，一抬头望见钟笠桢老人，连忙站起来，兴奋地跑到老人面前：“伯父，我是丽丝呀！”说完孩子般地扑到老人怀里。

这突如其来的境遇，使钟笠桢老人猝不及防，他愣了一

下神，望着仰起脸来期待着他相认的姑娘，审视地说：“你是小丽丝？”

“嗯！我们前天乘坐国际班机到了北京，今天清晨坐火车又到了这儿，顺便看了一下避暑山庄的日出，就来咱家啦！”钟丽丝一边说着，一边扭头望着呆愣愣地站在一边，显得有点局促的范维国。

钟笠楨老人脸上顿时焕发出光彩，他有点埋怨地说：“也不拍个电报来，好让你姐姐去车站接你们，说来就来啦！”

“来不及啦！”钟丽丝说着走到范维国身边，捅了一下他的胳膊，“还不快叫伯父，傻瓜！”

“伯父，您好！”范维国说着微微地一躬。

钟笠楨乐呵呵地望着这个充满着青春活力的青年人，喜爱地说：“早就盼着你们来呢？走，别在院子里站着，快进屋里去！”老人拉起范维国的手，钟丽丝挽着老人，向北屋里走去。

小姗姗跟在后边，也蹦哒着跑进屋去。

这是一明两暗的三间北房，中间屋子便做为客厅。迎面挂着一幅字画，上面摘抄着曹操的《龟虽寿》，诗曰：“老骥伏枥，志在千里。烈士暮年，壮心不已。”字迹苍劲有力。两边挂着一些裱糊精美的名人书画的临摹品。东西墙壁的两边，则是两排对称的紫檀木玻璃柜，里面摆放着仿古瓷器和一些造型精致、构思巧妙的中外雕塑。从那落地的百叶窗上射进来的阳光，照在室内的摆设和那一整套绛紫色的家具上，显得是那么谐调，那么庄重和古色古香。

钟丽丝和范维国把手提箱放在地板上，然后欣赏着室内的字画和各种仿造的古玩玉器。

“快！坐下来歇一会儿。”钟笠楨倒上两杯茶水，放在沙发前的茶几上，招呼着客人。

钟丽丝随手拿起挂在迎面墙壁下边的一只小镜框，镜框里镶嵌着一张合影相片，虽然年数已久，相片发黄褪色，但还可以清晰地看出一对中年夫妇抱着襁褓中的婴儿模样来。在他们的一边站着钟笠楨和一个五、六岁的天真可爱的小姑娘。钟丽丝望着相片，眼睛不由地潮润起来，她指着那个襁褓中的婴儿，对范维国说：“这就是我！”

一直倚在门框边的小姗姗跑过来，也用小手指着相片上那个小女孩说：“这是我妈妈！”

钟笠楨站在一边，对小姗姗说：“快叫姨妈呀！姗姗。”

小姗姗骨碌了一下眼珠，害羞地低着头，叫了一声：“姨妈！”

钟丽丝一下子把小姗姗抱在怀里，坐在沙发上。

范维国打开旅行箱，从里面拿出一只电镀的电子螃蟹来，然后轻轻地扭动了一下电子开关，放在地板上。这只活龙活现的电子螃蟹便向小姗姗爬去。

小姗姗挣脱钟丽丝的手臂，想去逮住电子螃蟹，但又不敢抓，着急地拍着小手，向站在一边的钟笠楨叫着：“外公，它要跑走，快速住它呀！”

钟丽丝把慢慢爬近的电子螃蟹抓在手里，按了一下开关，电子螃蟹不动了。她递给小姗姗说：“拿着玩吧！这是

姨妈送你的礼物。”

小姗姗接过电子螃蟹，高兴地抿着小嘴笑了。

这时，放在那张古老的八仙桌上的一部黑色拨号电话机，突然急促地响了起来。小姗姗急忙跑过去，伸着小手拿起电话听筒：“喂！您找谁？”电话里传来一个粗哑而焦躁的嗓音：“小姗姗，快叫外公接电话，我是王璋叔叔！”小姗姗急忙向钟笠桢摆手说：“外公，王叔叔电话！”

钟笠桢从小姗姗手里接过话筒，向对方讲：“我是钟笠桢！”电话里即刻大声地：“老馆长，昨天夜晚博物馆被盗了！……”钟笠桢没有听完，脸色徒变，额头上沁出一层细细的汗珠。他声音颤抖地说：“快报告公安局，我马上就去！”说完放下话筒，抓起旁边衣架上的银灰色中山装，对表现出迷惑不解和惊讶神情的钟丽丝和范维国说：“你们先坐，小姗姗的妈妈上街买菜，一会儿就回来了，我要立刻去博物馆一趟！”说完匆匆地向门外走去。

钟丽丝和范维国敏感地觉得似乎出了什么重要的事情，互相对视了一下，望着走出门去的微微驼背的老人的身影，陷入疑惑之中。

3

与此同时，在C市公安局大楼的局长办公室里，宽大的米黄色办公台边，一位身穿警服，中等身材，年约五十开外的女警察，正在翻阅着敌情通报和一些案卷的处理附件。她

不时在文件上用红蓝两色铅笔修改着、批示着，她就是公安局长雪琛。

这时，一阵脚步声从走廊里传来，在她门口停下。门开处，走进三个身穿上白下蓝的侦察员来。走在前面的，是一位身材瘦削而高大的中年人。他那清癯的脸庞上，一双深凹在眼窝里的鹰一样的眼睛，闪烁着睿智的目光。他身后的一男一女，年岁都在二十七、八岁，浑身上下焕发出一股刚劲、英武的青春活力。那个男青年长的是长方脸，高鼻梁，两道如削的浓眉微微向上挑起，配着两颗黑白分明的、象黑宝石一样闪光的星眸。在雪白的制服和血红的领章映衬下，更显的威武逼人，英姿风发。女青年的仪容和风度，既不同于一般的姑娘们温柔可爱，美丽端庄；也不象小伙子那种刚劲豪放，线条粗犷。且不说那棱角分明的瓜子脸，犹如两泓清潭一样的大眼睛，和象布娃娃一样粘上去的长长的眼睫毛，以及那骄傲地向上翘起的鼻子和生动清晰的嘴唇，单看那两条修长的，从眉宇之间一直通向两鬓的，宛如山鹰展开飞翔的双翅，矫矫欲飞的眉毛，便会令人觉得这是一位非同凡俗的女子。

他们三个人就是侦察处长凌萧飞和侦察员李钦、燕翎翎。

雪琛见他们走进来，停住批阅文件，用询问的目光扫视了他们一眼，似乎在说：“有什么事吗？”

凌萧飞等三人站在米黄色办公台边，凌萧飞汇报说：“局长，刚才接到博物馆的电话，那里的保险库被盗了！”